

論述	大陸現況	法令天地	全民國防	資通安全	科技新知	健康生活	生態保育	文與藝	美麗台灣・文化領航	其他
----	------	------	------	------	------	------	------	-----	-----------	----

讓政治受難者獲得撫慰的方式，不是掩蓋歷史，而是讓歷史成為對未來的啟示。

重構歷史場域—談景美人權文化園區的現階段工作

◎黃龍興

園區歷史背景

景美人權文化園區前身為軍法學校校區，民國56年7月1日軍法學校併入政治作戰學校遷離後，臺灣警備總司令部軍法處及國防部軍法局與覆判局所先後由青島東路遷入。56年冬，國防部為配合戰時疏散需要及鑑於看守所兼負羈押被告及代監執行之雙重任務，乃仿效外國囚禁人犯監獄設施，將軍法學校校區操場與學生浴室改建為兩層式的鋼筋水泥之看守所；工程歷時1年完工，在當時為三軍首座頗具規模之現代化軍事看守所。

民國81年7月31日，警總裁撤，軍法處看守所改為軍管區海岸巡防司令部看守所。88年因軍法實施地區制，國防部三院檢單位進駐園區。94年9月，園區交由文建會文化資產管理處籌備處代管，100年文化部鑑於人權為普世價值，為進一步彰顯國家對人權的重視，於是配合政府組織改造規劃成立「國家人權博物館」，經行政院核定為三級機構，下轄景美及綠島兩處人權文化園區；目前仍先行以籌備處推動相關工作，並於100年12月10日揭牌成立。籌備處現階段以景美、綠島園區所呈現之政治人權為核心，透過博物館式的展示及活動，讓參訪者了解臺灣人權歷史的發展與人權的價值，其中景美人權文化園區現階段重點工作放在（一）歷史現場的重構；（二）創傷記憶的療癒；（三）人權議題的展示；（四）歷史記憶的口述。

歷史現場的建構

為讓園區成為一座記憶與反省的場域，籌備處正積極依政治受難者的口述做現場「原樣」的重建工作，讓參觀者藉由實境的體驗，感受戒嚴時期的歷史感。例如曾於景美看守所警務室服牢役的陳中統先生，最了解當年警務室周遭的環境與空間，經他的描述與勾勒，繪製完成現場草圖，進而讓當年的警務室復原成「歷史現場」；今（101）年籌備處更藉由曾在外役區勞作者的口述，完成當年餐廳、圖書室、手工藝工廠、洗衣工廠等圖像。未來當這些場域復原後，或可使人們正面地對待歷史的傷痛，讓創傷事件永遠不再發生。

創傷記憶的療癒

歷史無法迴避，創傷也不容漠視。目前世界遺產中具有負面遺產特質的，皆帶有創傷的記憶，如納粹德國為禁錮波蘭政治犯及猶太人而建造的奧斯維辛集中營。在納粹的種族偏見下，110萬人在這裡遭受屠殺，讓此地成為最悲痛的創傷記憶與歷史遺跡。再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美軍在廣島投下史上第一顆原子彈，一瞬間，幾萬條人命在核爆中消失，這種毀滅性的傷害，造成難以彌補的創傷記憶，讓廣島成為全人類災難的代號。

儘管景美人權文化園區在白色恐怖時期發生的創傷與災難程度，無法與奧斯維辛集中營發生「納粹屠猶」的浩劫相提並論，但為

撫慰受難者及其遺族的傷痛，政府自民國90年起便積極建構此一創傷記憶場域，讓園區「歷史的真實」被講述、詮釋與呈現，讓創傷有得以復原的場域，讓他們藉由「遺址重構」提供的「觸媒」在公共領域中形成「文化記憶」，達到「撫平傷痛」的效果。

人類的記憶總是具有高度的「選擇性」，所以園區的負面遺產特質旨在提供一個創傷記憶與反省的場域，讓人民誠實地面對自己和歷史，透過真誠的感受與割切的省思，逐步療傷止痛，不再重蹈覆轍。

人權議題的展示

具創傷記憶的負面遺產本身常常充滿爭議性，而人權議題的展示更易觸動不同族群的敏感神經，因此，負面遺產的保存若僅呈現加害者的情節，將很難引起不同社群的共鳴，反而失去當初建構歷史創傷場址的目的與初心。

景美人權文化園區曾見證臺灣從戒嚴時期到民主運動風起雲湧所發生的許多歷史事件，是目前

國內可與臺灣人權歷史發展相互對照的實境空間之一。對展覽空間的規劃，採分散式展覽（圖1），以掌控參觀者的認同感，因為在展覽中若運用血腥場景的照片或影像做為一種悼念、記憶與紀錄時，這些視覺影像並不能召喚與縫合觀者的情感，對參觀者來說，這些照片並不能激發深切的同情與哀悼，也無法建立權威性，反而失去傳達人權價值觀與民主自由重要性的機會。因此，將園區展示議題定位在人權學習的場所，提倡寬容，不涉及政治權力的批判，是目前園區展示規劃的方向。

歷史記憶的口述



圖1：景美看守所的歷史展覽。攝影：黃龍興

白色恐怖時期的照片、書信、日記與文物皆為不可或缺的珍貴史料；考量目前白色恐怖時期之政治受難者及其家屬，皆有一定的年歲，因此，對於口述歷史工作顯得非常重要與急迫。儘管官方檔案資料對相關案件已有詳實紀錄，但以政府立場所留下的歷史紀錄，例如起訴書、偵訊筆錄、判決書、自白書、身分簿等（圖2），或有其特定的視角；為避免偏於一方，口述歷史的意義正可彌補官方檔案的侷限性。雖然口述歷史對於同一事件的多元敘述，會讓「過去」呈現多個面向，而出現「共存、互擾、矛盾」的情形與「遮掩覆蓋」的痕跡，不過這種「羅生門」式的歷史事實，也許可讓人從矛盾或具有爭辯性的正反兩面，看見歷史的完整性。



圖2：民國38年至76年監禁於景美看守所人犯之身分簿。攝影：黃龍興

政治事件所造成的歷史創傷，往往最難癒合；對於記憶之保存或抹滅，則常涉及複雜的政治角力及不同族群之不同記憶方式。白色恐怖時代的歷史創傷事件有著不同的參與者，包括加害者、受害者與解救者，不同社群對歷史記憶的口述與詮釋的方式，常因角色的不同，而出現不同的面向。在政治受難者終於可以或願意發聲的時刻，籌備處正把握時機進行「戒嚴時期政治案件口述歷史訪談計畫」及「政治受難者家屬（女性）口述歷史計畫」，希望留下他們身陷白色恐怖的網羅中，如何面對困境，接受挑戰的生命歷程。讓政治受難者獲得撫慰的方式，不是掩蓋歷史，而是讓歷史成為對未來的啟示。

結 論

景美人權文化園區現階段正積極將政治受難者捐贈予籌備處的文物，包括書信、日記、書畫等進行典藏、展示、教育工作，希望能運用這些文物，得以進一步了解白色恐怖時代的歷史，凸顯園區的特色，因此，籌備處特別藉今（101）年12月10日的世界人權日活動中，推出兩項捐贈文物展覽—「政治受難者捐贈文物成果展暨劉辰旦獄中書畫特展」（圖3）。另在教育推廣工作上，除讓政治受難者親自擔任導覽志工外，更積極培養年輕一輩對景美看守所歷史的了解，進而參與園區各項工作；相信經過親身的參與後，對於園區未來的規劃藍圖必能支持，並協力推動人權教育工作。

政府宣布解嚴後，過去白色恐怖的歷史開始被公開談論；而政治受難者及其家屬對於景美人權文化園區此一「真實現場」歷史場址的保存，也始終特別關注。由於每一位政治受難者在白色恐怖時代的創傷事件中分屬不同群體，每一位受難者也都有其特殊遭遇；對他們而言，園區建築不需進行大規模的修復，只需透過建築群所構成的空間氛圍，傳達它的核心價值，亦即以一種記憶的方式，銘記這裡曾發生的苦難，警惕世人不要再犯同樣的錯誤。

（作者為文化部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副研究員）



圖3：政治受難者劉辰旦獄中書畫特展